

作品題名：這一路，就儘管跑下去

我有個原則：想到要做一件事，就一定要做到，而且要做得徹底。
—狄更斯《遠大前程》

*

午後八時，落在北緯 23 度的陣雨甫歇，用力吸一口氣，還能聞到泥土濕潤的芳味，儘管時序已近酷寒臘月天，身體卻仍感受不到強烈的寒意，我在中正公園旁筆直的人行道上走著，微風徐徐，黃色街燈幽幽地穿過樹梢葉間的空隙，直落在腳下灰色的石板上，形成點點的光與影。當我準備沿著公園外圍做短跑訓練時，卻聽見了四周喧鬧的背景聲中，還夾雜著一股磅礴且深遠的低頻聲響，陣陣聲浪從遠處傳到我耳畔，低調神秘、不顯張揚，卻深深地觸動我心，我停下了腳步，左右張望，試圖釐清這樂聲的來源。

我將視線望進公園內部，一座暗紅色的圓弧穹頂建築就此映入眼簾，屋頂上幾條連綿的透明玻璃，溢出一道道紫白相間的冷色光芒，遠遠看，就像是一個發光的五彩音樂盒，音樂盒拴緊發條，悠揚的樂章就隨著閃耀的光芒齊發，樂聲化成一絲細線，牽引著我步步走近，直到進入園內數十公尺，我這才看清，原來魔幻般的管樂聲，就是從這紅紅的露天音樂台裡竄出！

我回想起數月前，當我報名第四屆嘉義管樂節馬拉松時，就已察覺主辦單位竟將「管樂節」冠名在這場隔日即將開跑的馬拉松賽中，我一直想不透，明明音樂與運動，一文一武，八竿子打不著關係，為何主辦單位還要硬將馬拉松賽納入管樂節系列活動裡？直到彼時，我站在中正公園露天音樂台前，看著舞台上一群來自東瀛的青春女高校生，她們身著穩重的黑色制服，吹奏著銅管、喇叭...等樂器，發出威武濃郁聲響，女學生們在台上邊演奏，邊走位，還換了數種隊形，或蹲或站，觀眾們不但大飽耳福，就連視覺都是滿滿衝擊，這與我印象

中賢淑端莊的交響樂團大相逕庭，台上女高校生各個活力十足，彷彿沉重的樂器早已融為身體的一部份，音樂門外漢的我這才體會，原來管樂演奏會也可以如此有朝氣，那是一股振奮人心的力量，穩固又有力，簡直與路跑賽事完美搭配，宛如在田徑跑道前，威猛的號角聲響起，深沉而嘹亮，呼喚著選手們體內的腎上腺素，向前衝刺。

舞台上，東洋動漫主題曲一首接一首，女學生們的隊形也隨著音樂主題不停轉換，這時，我聽到台上傳來兒時我與弟弟常一起哼唱的歌曲，讓我也忍不住開口隨著節奏唱著：「我最愛的豆豆龍、豆豆龍...」

童年記憶中的曲調，將管樂渾厚聲響化為時空隧道的入口，一走進這個用音符砌成的世界，好比走入兒時夢境中的龍貓動畫片裡，上天也被這磅礴的樂曲感染，為了配合劇情，讓細雨再次從天空緩緩落下，我看著坐在舞台前的聽眾們，紛紛拿起紙張遮擋頭部，像極了宮崎駿畫筆下的皋月和小梅，她倆在公車站牌等候父親時，拿了樹葉擋雨的畫面，中正公園裡雖不見龍貓公車前來，卻讓我憶起弟弟兒時的一幅畫作，弟弟當時為了投稿，也繪了一部龍貓公車停在校園前的畫作，水彩畫裡，小朋友們在雨中撐傘排隊，等著搭乘龍貓公車返家。

當年，弟弟就是拿了這幅繪製了半個暑假的水彩畫，請繪畫班老師協助投稿兒童雜誌，只是這幅作品並不受老師的青睞，老師說：「這期兒童雜誌投稿主題是校園生活，作品應該要展現出學校裡的歡樂氛圍才對阿！但弟弟的畫作卻以雨天的校園做為背景，色調陰沉，畫裡的小朋友們一臉哀愁，更別提有十多條腿的龍貓公車根本不是現實世界的交通工具，這幅畫就別拿去投稿了！」

開學後不久，弟弟就不再前去繪畫班。平時只對畫畫有興趣的弟弟，也因老師這席話，讓他的自信心猶如被眼前的這場雨給澆熄。自此，弟弟只願將自己深鎖在房裡畫畫，再也不願對人分享自己的作品，對任何人都保持高度戒心。

想到這裡，天空中落下的雨滴不斷增大，耳膜裡感受到的節奏震動，也更顯急促，看著觀眾席上的聽眾紛紛掏出輕便雨衣套上，我即用雙手環抱住頭部，快速奔回旅店，深怕著涼影響隔日全馬賽的表現。

*

雨就這樣下了一整夜。

沉沉地，我睡了過去，在清晨四點的旅店醒來後，已輾轉無法再度入眠，起身打開窗戶，往外一瞧，雨水淅淅瀝瀝，落在柏油路上滴答作響，好似雨水也為了響應管樂節，逕自開了場演奏會；直到早晨五點一刻，我身著便利店的透明雨衣來到嘉義大學新民校區，準備參加這場萬人報名的馬拉松活動，但大自然的演奏會仍不斷地奏著安可曲，毫無停歇之意。

清早六時，起跑線上兩旁的路燈仍亮著，白色街燈照映，更能看到一絲接著一絲的雨水從黑色的空中不停落下，灰濛濛的氛圍淹沒了天際，天空該有的「Blue」通通跑進了我心裡，我有些沮喪地做著暖身操，即使台上主持人慷慨激昂地替跑者們打氣，大夥兒依舊眉頭皺起，懸著一層和天空一樣的灰暗。就在大會起跑槍碰！的一響後，我邁步向前奔去，此刻我只求順利完賽，對於賽前許下突破 PR(個人最佳成績)的心願，早已釋懷。

這雨像是跟我卯上了。

一路上，冰冷的雨水往我臉上狂澆，一陣陣刺痛感也從我額頭往下顎蔓延開來，黃色雨衣緊貼身軀，讓我無法靈活的抬腿與擺臂，就在經過機場跑道外圍時，一個急轉彎，竟讓我不小心丟了重心，滑了一大跤，我狼狽地跌坐在路邊，一旁飲水站的工作人員快步走向我，關心起我的傷勢，索性只有膝蓋輕微的擦傷，並無大礙，於是我脫下

雨衣，堅持繼續向前跑，工作人員要我小心，並預祝我順利完賽。

而弟弟也曾在人生的道路狠狠跌過一跤，弟弟上了國中後，更加厭惡與親友分享自己繪畫的成就，國中畢業後，弟弟沒有考上任何公立高中，就到私校就讀美工科。退伍後，他即默默地搬到台北租了個小套房，除了棲身，也作為自己的美術工作室，他會在美術社團與臉書上賣畫，也會接些零星的教學案子；有一回，弟弟開口向我借了 8 萬元，說是有出版社相中他的畫作，出版社透過臉書私訊，想邀他做專訪，並將他的畫作出版成書，弟弟似乎很想藉這次機會翻身，好在親友面前立足，但我心中卻燃起滿滿的疑惑，做專訪為何還要支付給出版社如此龐大的費用？

我擔心與社會脫節多時的弟弟遇上詐騙集團，弟弟卻依舊固執地說：「如果你不借我，我就去跟銀行借。」見他這般堅執，於是我轉了 8 萬元到他戶頭，就我對弟弟的了解，他想到要做一件事，就一定要做到。

就在弟弟接受出版社採訪後一個月，家裡接到警方來電，說弟弟在租屋處燒了木炭，陣陣白煙終結了他二十多年的青春年華，弟弟登出人生的道路，悄悄地走進了另一個五彩世界，去尋找他心愛的畫作，弟弟沒有留下隻字片語，或許他也不曉得該說些什麼。

*

而我在馬拉松賽道上跌了這跤後，對於先前調整的配速早已拋諸腦後，賽程才經過 5 分之 1，我忍著膝蓋的不適，改以慢跑方式往折返點的方向前進，連幾位 COSPLAY（角色扮演）盛裝打扮的業餘跑者都一一超越了我。我與其他跑者相互鼓勵、加油；賽道旁淋成落湯雞的酒促小姐，還穿著黃色緊身衣，敬業的發著試飲啤酒，甚至還有視障跑者，雖然看不到前方的路，卻毫不畏懼地拉著前導員的繩索，挑戰未知的路途。

濕漉漉的賽道上，我不禁感嘆起，人生不就是一場馬拉松賽嗎？每個人都有自己的節奏與目標，有人想跑出更快的速度，有人專注收集沿途景色，但也有人跌倒後，就此放棄；我想起路跑教練曾對我說起，無論做任何訓練，都別把自己的想法強加在別人身上，一路上，只有自己最了解自己。

或許就像弟弟在繪畫的這條路上，周邊的人僅是一味地把自身的想法強行灌輸到他身上，卻從沒有人探索過他內心的世界一樣吧！年幼時的弟弟不善社交，成長後又與社會脫了勾；當年網路資訊不發達，沒有人料到，弟弟可能從小就患有亞斯伯格症，身旁的人卻硬要他多與人接觸、多接受別人意見，排山倒海而來的壓力，反而讓弟弟無法走出深層的憂鬱情緒。

當年，在我北上整理弟弟的遺物時，在他房裡發現了兩箱書籍，箱上還貼著一袋裝有 8 萬元發票的信封，我打開紙箱，翻閱裏頭的書籍後才明白，那正是弟弟接受出版社採訪後，花了 8 萬元所認購的書，書籍封面介紹，這是一本關於「名人奮鬥故事」的專訪，但書本裡頭的「名人」，我壓根兒都沒聽過，書裡除了有數頁弟弟的專訪外，還有國術館推拿師，甚至還有辣妹直播主分享比基尼款式。原來，出版商是利用網路搜尋各路人馬，以出書做為誘餌，再將這些上鉤者的訪談內容，集結成一本「大雜燴專訪」出版，受訪者還須以高價認購書籍，說穿了，這本書根本沒有任何專業度與流通性可言，出書專訪就是出版社設下的一場自導、自演、自 HIGH 的大騙局。

*

隨著時間一分一秒的推移，我在微寒的雨天穿越鄉間小道，也在平坦寬廣的市區大道上，感受到嘉義的生命力。賽道無止盡延伸，每一步向前，地面都濺起了細碎的水花，如同回憶的碎片，在我腦中默默地拼湊起弟弟的過往，這一路雨幕籠罩，並不順遂，無奈誰都無法

改變，只能繼續向前，學習與逆境共處。

折返後，再次進入嘉義市區，我又遇見機場跑道外圍飲水站裡，方才那位扶我起身的工作人員，我倆相互擊掌，工作人員放聲對我喊著，終點就在不遠處，要我別放棄。雨幕縈繞，我的汗水早已與雨水交融，多位跑者已準備作最後衝刺，從我身旁快速跑過，在我耳邊留下嗖嗖的風笛聲，我的呼吸頻率更加急促，衣物也在雨中變得濕透，緊緊黏附在皮膚上，而心跳的節奏正與雨滴落下的速度匹敵著。

過了 39K 北迴線地標，終點就在眼前，我不斷地告訴自己堅持下去，但腿部的肌肉卻不願服從，我氣息奄奄地跑，突然，我聽見了磅礴的管樂聲響，又再次回到我耳畔，這聲音像是從天空傳了下來，我有些疑惑，明明昨夜中正公園演奏會已結束多時，怎還會有管樂聲？

我喘著大氣一面慢跑，一面抬頭仰望眼前這片灰色天空，此時我看見遠方空中冒出了幾簍白煙，白煙緩緩聚集成雲朵，先是砌成了長條狀，再次變換隊形，像場魔幻秀，匯聚成一部巴士形狀的雲。我認出來了！天上的那部雲朵巴士，正是弟弟兒時畫裡的龍貓公車，貓咪頭上掛著兩個三角耳，撕裂的嘴露出兩排大白牙，而龍貓尾巴就在車廂後頭晃呀晃著，有個男孩從龍貓公車車窗探出頭對我揮揮手，我很驚喜，不斷往龍貓公車方向跑去，想追上它，但天上的龍貓公車卻像是有股風助陣，越飛越遠，當下，我也對著天空公車內的男孩揮揮手，盼他一路好走，直到龍貓公車在我視線中成了一個點，再次化成白煙跳昇、消逝。

我揉揉疲憊雙眼，天空已空無一物，我懷疑是自己因過度疲勞，血氧濃度降低而產生了幻覺，但這究竟是現實或虛幻似乎也不再那麼重要了；全馬賽最後一哩路上，我像是回到小時候，張開嘴，邊跑邊哼著：「我最愛的豆豆龍、豆豆龍...人人心中都有豆豆龍，童年就永遠不會消失...」